

王陽明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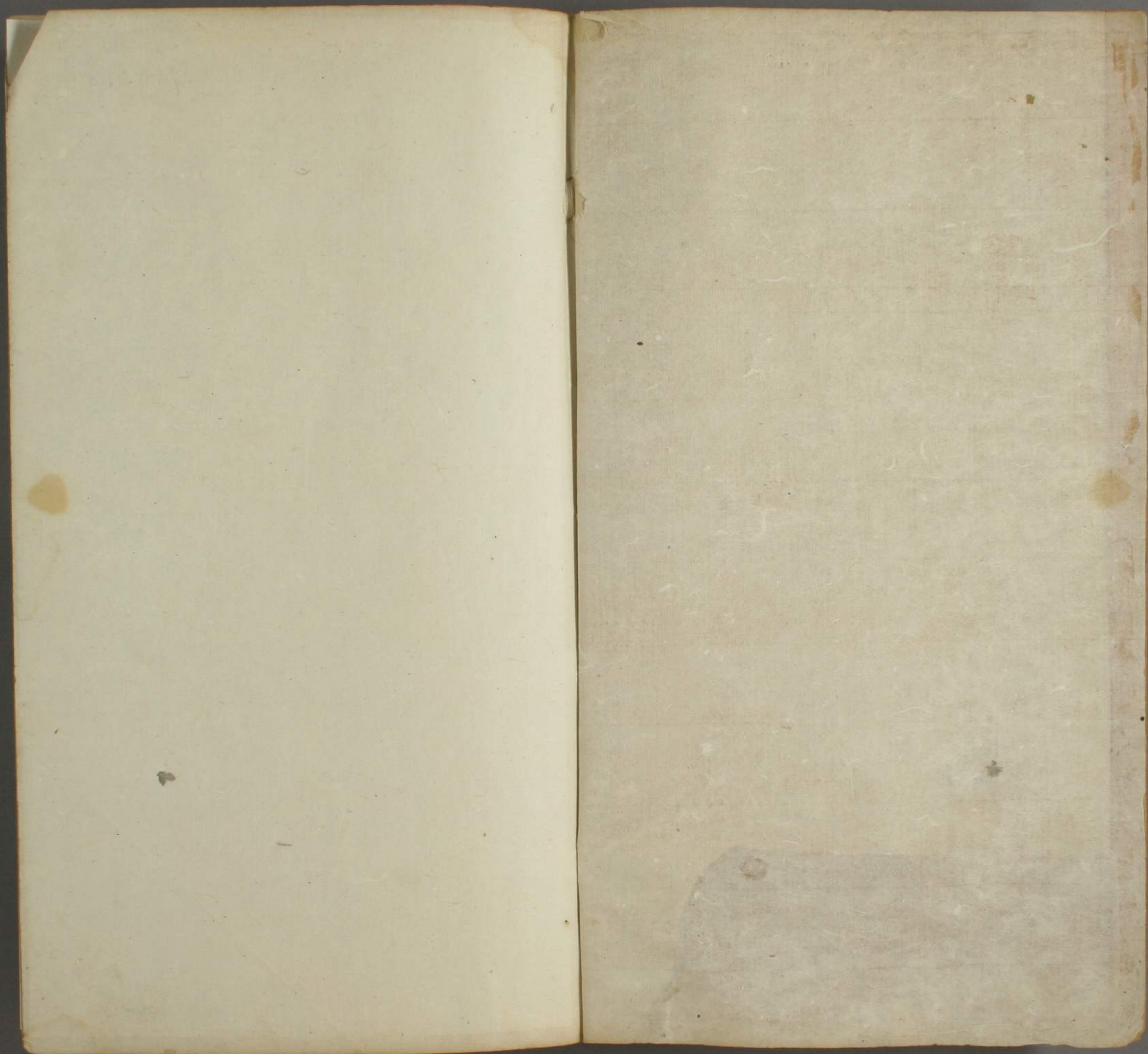
外集卷之九

外

特別  
~20  
0059  
5

五





特  
門 20  
號 3059  
卷 5



王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外集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于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



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失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々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漸寬

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公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有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

按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以名進士自秋官卽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齧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

平者申蹶者起齧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剝而  
率以無事於是乎脩廢舉墜罔民之疾苦而休息之  
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  
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  
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范流風於彷彿固亦大  
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  
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  
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  
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  
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

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  
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  
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  
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  
求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  
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  
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儼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慙。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

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旣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

陽明集  
卷之六  
五  
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

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最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備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悉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爲十二  
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  
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  
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  
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  
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  
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  
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  
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  
蟄虫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

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  
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  
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苦雨之愆而  
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兩震電大  
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  
書蜚蠊兩螽蟪生則書六蠲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鸛鵠來巢則書凡以見氣  
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  
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脩省  
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

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  
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  
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  
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  
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  
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  
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其逸樂者喜親夫  
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  
是以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為戒心之萌  
也始警協夫人為而謹脩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

乘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  
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  
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  
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  
喜聞而樂道之為之序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  
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  
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  
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

錢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

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前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旣有以行

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時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付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詩後。上之德以祝公壽。

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慕。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詞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sub>必</sub>捧觴戲綵。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

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喜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

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廢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脩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

六十有九。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興，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鑿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

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鈞較利弋

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是

其胸中可想

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君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與於麴蘖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  
琮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  
年冬琮旦以上三載取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  
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後  
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  
其可請一言以求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  
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  
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峰之巖

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  
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  
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  
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  
禦而天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  
然木之生雨露之沾濡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  
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  
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  
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  
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適而非生成四子



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

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閱爾形無莖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暇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廬雲霄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在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王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

陽明全集 卷之六 外集 十六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空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机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机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

方謙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倣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

陝西通志 卷之六 外集 十一  
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  
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義  
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  
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  
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  
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  
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  
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  
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  
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白言之何由以及

入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  
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  
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  
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  
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吾惟恐其  
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孫巖復刻  
是集而屬其為之序其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其嘗  
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  
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歸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為嫌而行其教人之誠

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  
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  
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  
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  
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  
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  
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  
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

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來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  
也而爾已也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  
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  
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  
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  
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  
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  
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  
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  
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

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辯其苛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苛辯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

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有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陽明集 卷之六 集  
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闐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壘壘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

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

陽明集 卷之六 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觀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嶮峽

爾所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求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

添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陟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函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刁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

陽江集 卷之六 年  
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耻而人亦莫有  
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  
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卽抵逆瑾逮  
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  
於桎梏之間者彌月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  
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  
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  
如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  
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

之沛然若决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决無負於二十  
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  
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  
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  
天者旣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  
其德之日以新而崇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  
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  
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  
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聯文士皆為之嘗語耳昔吾忠計才學文質爵之干  
風之棄載由然學於之不與學於之不與由然無臺  
之限也矣今夫天下不與由然士風之棄載而士  
之亦然其夫云何下階平坐之一矣無負然二十

東重刻陽明先生

錄卷之七 外集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請貳興國越三年  
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  
又明年壬戌擢蒞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徇公不  
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  
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祀曰合祀公像於是  
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 皇朝雖文風稍振  
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

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  
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既學宮洗垢摩鈍  
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  
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  
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  
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  
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  
民死於漁課者數千餘家有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  
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  
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

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命於  
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選  
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  
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  
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  
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  
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吾亦無所憾矣然其誰  
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  
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  
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

陽明全集 卷之八  
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  
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  
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  
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  
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  
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  
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旣嘗有去思之碑以紀  
公德今不可以重復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  
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  
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

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  
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  
公之來闢爲良田寇棄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  
惟予適勤爾桑木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  
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  
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  
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爾惕維若時  
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  
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  
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餽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雖孳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

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竄噴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糶市火間作質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通禱於山川社稷廼八月巳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持有裨廼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其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

陽明全集 卷之七 四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拆為門出之大衢並門為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氓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庶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

平山書院記

癸亥

歟德之誠也行一舉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知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在鄴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鄴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揚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為有力焉溫甫始為秋官郎予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

陽明集 卷之七 文集 五  
為予言平山之勝聳秀竒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  
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數閣  
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杳靄暇輒從朋  
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  
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秀可以采其  
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  
之以爽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停澄之以洗月之池  
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  
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  
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

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映心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  
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乃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  
焉意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  
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  
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  
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悠  
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  
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  
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更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



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  
繼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  
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其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為言山復巖服無軒裳宮室之  
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  
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生面背  
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  
而彬彬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  
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  
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

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蓋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蔭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漢建德而專法令搜挾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謫詐無所

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皮夏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築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蜚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  
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然中采齊  
而恊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  
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  
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  
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特敬  
以直內靜虛而若遇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  
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

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  
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  
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  
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  
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  
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  
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  
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

陽明全集 卷之九 九  
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  
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賊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  
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有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咏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  
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  
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  
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傳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翹曾高而上，皆尊奉而裡祀焉。舉之而不取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鰲祭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釁。釁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做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擬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陽明集 卷之七 外集 十一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茫。若湧若涵。若奔若伏。布為層嶺。擁為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迥。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為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

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踞卧。嘯嗅盤旋。繼繼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寔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還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謚。植樹蒼蔚。庶草芳茂。禽鳥嘯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

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  
 豈以微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無弗庇無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  
 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何也  
 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實而

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攝  
 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  
 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  
 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  
 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  
 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  
 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備匪  
 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瞍其日惟霽其胸其霧其  
 日惟雨勿怵其胸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瞍瞍

其光矣其光熙熙與你偕作與你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鍾編磬幢幢縷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鶴矯  
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鳴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

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蹟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  
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  
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  
皆於是焉登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  
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  
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登祝之



所曰吾聞為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為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為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舍勸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蓋者有所瞻依以為竭虔放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

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瞭兮其若徹。茫於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無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其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君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辭。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

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决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

相繼修緝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又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繼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

陽明全集 卷之七 外集 十七  
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始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來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

乙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為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

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巧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耻以為垣牆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

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善首之地豪傑俊備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

陽明全集 卷之七外集 十九  
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散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視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地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

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儻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

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祭其勤  
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為戟門又  
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  
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廡以宅  
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  
為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  
為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為宰牲所  
又前為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  
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  
來聚觀者皆相顧喟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非非

爾煥煥爾率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  
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  
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  
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  
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  
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  
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  
效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  
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  
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六 十一  
赴上之所欲為士秀於民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為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為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耶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兩日夜民以為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

又明日大雨乃出出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為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蛟惟乃有司實釋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已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財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特升



陽明全集 卷之七 夕集 十一  
之故其特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  
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  
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  
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  
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  
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  
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  
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逸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

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八收獲輸載如常明  
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悖又從而歌之曰相  
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歎也微南  
侯兮吾其焦矣霖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  
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  
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  
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終

有恭之昔也路其事于可以結來者

畢矣入曰計造則即于之言未聞以我敢對君而也  
非解其妻矣非敢非息矣夫張之吾矣難南對之亦  
對其吾其熱矣靈其肅且矣然南對昔吾其由難矣  
然非入矣昔非以史矣今難以世矣早之始也難南  
平太本丑吾與本壁函鼓此難也又與而難之曰時  
為難其始大早云何難非始之八外難解難咬常四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外集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  
敬齋賓予而冠之作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予之  
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  
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  
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  
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  
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

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

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

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  
不佞則和奚其貞也哉夫說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  
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  
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  
書緒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  
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  
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  
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  
可以為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  
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  
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  
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  
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  
陽蓋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  
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  
下想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

栖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栖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媿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為之詩歌序記以味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斬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

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微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偽為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鈹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焉而南岡不自以為瑞也虎豹

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為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為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為德行矣措之為事業矣發之為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特

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為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

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為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為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

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禱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

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  
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  
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  
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知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此亦人  
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  
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  
了即放膽下筆縱肆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

志何促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懸  
三川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  
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  
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  
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  
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  
整衣端坐時數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  
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譁浪或  
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  
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者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  
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  
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  
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  
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克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  
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駸  
然决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  
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  
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佞也愛不忘  
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  
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  
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  
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  
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  
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  
吾不得為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  
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

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吾之謹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謹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謹也君猶父母事之如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

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蒿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六 外集 九  
警被於几席菴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  
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  
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  
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  
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  
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  
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觀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  
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

又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  
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  
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  
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  
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  
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  
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  
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  
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德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

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柩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躬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

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特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

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  
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  
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  
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  
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  
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  
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  
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  
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代紂

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虜  
泮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  
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  
意直疑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  
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  
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  
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

陽明全集 卷之六 外集 十一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時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

不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凄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

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齊風  
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  
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  
得非類於夢為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  
窻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味夜詹之寒聲自今言之  
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  
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  
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  
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  
新苦而類為悲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

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分  
所傳有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  
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收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  
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  
屬是矣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  
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  
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  
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

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  
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成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  
以為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  
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  
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為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  
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  
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庶  
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  
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

大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  
行臺雨日夜民以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  
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登雨城南之樓以觀農事  
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  
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

易明名集 卷之九 十四



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  
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  
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  
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  
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鉢兩之利遂相構訟大我  
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  
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

下有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  
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  
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  
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  
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  
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益社學於是携其弟僑姪  
宗鑑來就予于爰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

踰年五月望日為孺人初誕之辰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王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為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僂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睹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睹則吾為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耻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

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喻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載地聖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贅贅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已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

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其人龍尊自侯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

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  
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見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  
但在裏面行你那的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  
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  
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  
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  
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多快活  
自在茂時扣胃指天辨地許多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  
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指首

再拜而已

書藥惠卷 庚辰

藥子仁訪予於度舟遇於新隘嗟乎子仁久別之懷  
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  
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  
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  
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  
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矣及物之心然  
非子仁所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然必立則見其叅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耶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机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机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

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忠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机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机誰所爲載取比干腸裹以鷓夷皮葺弘之血冪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机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

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搥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訖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

素公在蒲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栢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

陽明集 卷之八 十一  
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于歲一華夫人之壽茲  
維始葩維彼蟠桃于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  
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  
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  
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  
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欲仰飲  
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  
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

將竭精斃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靳一日之得希  
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  
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  
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  
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  
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  
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  
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  
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黯然

陽明全集 卷之八 十一  
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  
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黜然而不樂予  
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  
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  
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  
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  
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  
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  
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誣之若是  
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

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日不與之相見  
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  
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  
後黜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  
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  
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  
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  
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  
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  
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



陽明先生集 卷之八 夕集 三十一  
焉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  
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  
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  
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之困  
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  
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  
矣夫子之黜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  
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  
睹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  
以告於士者為問予領之而弗荅默然者久之汝佩

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  
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  
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  
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  
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剽繁理劇非以為  
能也疾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  
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  
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

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  
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  
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  
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  
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  
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  
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  
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  
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  
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

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  
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  
蓋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  
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  
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  
地官卽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  
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  
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  
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  
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則，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

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誄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座私祝

丁亥

陽明集 卷之六 外集 十一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  
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  
非僻不願狂燥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  
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  
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肯嗚呼由前之說是謂  
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  
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  
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寺一覽教之

示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終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

外集

十一

墓誌銘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  
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  
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匡幅於物  
無抵于干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  
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  
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  
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

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

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湏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亢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戌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

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燿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菴于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

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第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

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役。皆向於學。天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王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貌矣太丘。其孫孔式。壽初逾稀。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母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崗。其鬱有蒼。母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為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入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為世名儒。其後有為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

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為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部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車騎入。徭碯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為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為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

陽明全集 卷之六 四  
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洞皆捷大臣交章薦  
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漸山互  
壑徃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穿中動慮  
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  
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上著間行巖谷盡得  
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徃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  
要害扼守徃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  
蓋自是平樂遂為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為民所  
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  
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

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規  
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官當土奮發敢  
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  
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  
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  
之為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  
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  
周源洙比頽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闔君子之  
澤卜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  
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



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末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羨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鼯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

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穉芝榮不踰旬草薶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如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恊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予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癯黠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予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予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予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

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天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為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悻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悻津  
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  
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  
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  
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  
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  
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  
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感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  
名橫鄉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  
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

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  
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  
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  
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  
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  
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  
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

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予僉憲相予同年賢

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予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廼以石巖

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曠曠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材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傳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傳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

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  
 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  
 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  
 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  
 達歟蓋晉之未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  
 子棠東集柩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  
 而為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  
 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  
 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王始避地桃源門人有  
 閔廷者為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  
 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  
 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  
 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  
 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  
 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  
 邑人望而尊之以為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  
 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  
 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

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珎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予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坐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雨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竒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珎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永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對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客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斬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

葬其親也。自以為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墓，則為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為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為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為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洪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

洪舉進士，方為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為工，方特為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繯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為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晚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



陽明集 卷之九 集 十三  
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母使抗吾  
為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為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既  
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矣其  
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為後十餘年為奸者貫  
盈窮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為世名儒舉  
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 朝廷  
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為善之  
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  
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  
當大節其肯俛首為奸人僕役啣濡喘息以靳綬須

更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  
賴為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  
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  
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  
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  
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  
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  
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為從事而從

事之不為士乎。君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為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為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為，榮之冠服，後復選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哭

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震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南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于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

陽明集 卷之九 十五  
心交驚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  
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  
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  
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  
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  
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  
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  
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  
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  
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並

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  
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塋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  
江之澚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  
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銘者爲  
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  
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  
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  
之未嘗踰闕也不亦貞乎績蘇春梁教其子以顯嘗

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畝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

也。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

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為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爾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夜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為時甚久而為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

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驚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為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若既歿予亦入仕徃徃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割艾始思君為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為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

此先生嘗言今日  
八碑中却覺有  
味

特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順道將  
如决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  
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炷致君  
臨没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  
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  
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  
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  
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

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  
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  
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  
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  
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  
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  
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  
第三特論以爲屈授翰林編脩閉門力學避遠權勢  
若將免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

直是經世之才

梁明全集 卷之九外集 九  
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  
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  
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  
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  
為若等好為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  
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  
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吏部時北虜入  
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  
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

河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  
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  
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  
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  
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  
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  
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  
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加械之幾死者累  
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  
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

陽明集 卷之九 集  
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  
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  
楚至京將坐以激變上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  
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涼楊公於瑾謂其  
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脩邊  
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減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  
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  
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  
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媵阿議彌不協

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  
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  
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  
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  
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翛然山  
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  
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  
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珎賞觀遊之具  
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  
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  
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  
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  
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  
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

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  
愚也天地間腦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  
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  
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  
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  
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  
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  
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  
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

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  
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  
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  
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  
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  
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  
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恠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  
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

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  
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  
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徵見其槩使  
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柳之家騷然且三四年  
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  
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  
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  
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

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既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羨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剎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剎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蒸正德丁丑冬輦徑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憊丁未破三剎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丁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

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十四省沟沟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緩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緩之斯

陽明全集 卷之九  
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田水縈田山迎府治千萬世鞏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和有道如矢，和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曲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

信乎。後世其在當時，曾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倥傯。之上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演將藏諸

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櫜褱有牡翼翼在  
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  
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  
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  
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  
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  
不見壅腫泛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  
皆汝砥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

女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  
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  
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  
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  
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蠱愚  
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  
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  
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然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墻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

祈告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脩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謫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

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其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旣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

箬浴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

陽明全集 卷之九 外集 五  
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  
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  
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  
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  
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  
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感  
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  
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  
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

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  
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厓之狐成群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  
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  
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  
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  
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  
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  
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



陽明全集 卷之九 祭鄭朝朔文 甲戌  
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  
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  
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  
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  
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飧風飲露無爾  
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  
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  
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

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  
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  
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  
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  
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源夜  
以日繼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  
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  
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  
痛扶孱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  
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

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交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群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泃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泃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

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泃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泃賊之兇悖民苦

荼毒無所控籲故爾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應順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克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耻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

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裒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徐曰仁名愛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

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

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為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比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

陽明全集 卷之九外傳  
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  
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  
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  
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  
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  
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  
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  
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  
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巳卯

嗚呼會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憫勤勞  
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  
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  
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橫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  
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  
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  
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  
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  
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知謀才力能  
及此哉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

陽明全集 卷之九 祭文  
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  
之子拔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  
王殮扶公視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媿矣亦何  
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  
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  
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  
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喪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  
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

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  
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  
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  
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群然集於墓下皆鸞  
停鶴詩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  
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  
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壟  
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儒通

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  
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  
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  
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  
去歲始復一會於江許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  
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  
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歛其通敏果決之才以  
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  
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  
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

嗚呼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  
聞計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  
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  
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  
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  
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欲歆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  
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  
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畧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群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

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散徒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已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已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已也盡使其群弟子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己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



陽明集 卷之九 卅七  
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為同志之  
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  
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為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  
為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  
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  
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  
為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  
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朝楊仕德武陵之冀惟

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  
者又皆離群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  
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  
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  
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  
善不倦傍招博採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  
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  
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  
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  
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

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  
進德脩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  
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  
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  
學而未能不為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  
覺其非固當不為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  
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為忠臣志  
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為憾者痛吾道之失助  
為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輻云邁一奠  
末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  
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  
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  
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  
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  
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  
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  
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  
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

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  
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  
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  
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  
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  
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  
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  
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  
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  
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

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  
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  
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  
知求絕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  
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  
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  
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  
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憤

陽明先生集 卷之九 四  
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  
世方媚媵讒險排勝已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  
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為屈求以進賢於  
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為難非  
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  
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 主上之神  
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  
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  
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

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  
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  
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  
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  
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  
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  
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  
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脩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  
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一

于將莫邪利劔之卷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于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趨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跋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

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類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

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  
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  
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  
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  
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  
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  
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  
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  
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  
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

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  
民循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  
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  
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合尚饗

陽明全集

少  
祭  
南  
海  
文

89097m



